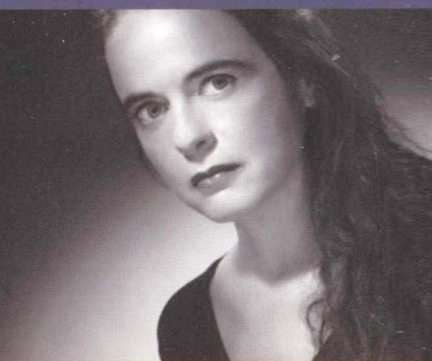


Novella

中经典

Amélie Nothomb

Hygiène de l'assassin



我是书写癖，绝对而完全的书写癖，如果面前没有纸、蓝墨水和我的华特曼钢笔，我就会感到十分空虚。——阿梅丽·诺冬

杀手保健

〔比利时〕阿梅丽·诺冬 著
胡小跃 译

W 上海文艺出版社

Amélie Nothomb

Hygiène de l'assassin

杀手保健

〔比利时〕阿梅丽·诺冬 著
胡小跃 译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杀手保健/(比)诺冬著;胡小跃译. —上海:
上海文艺出版社, 2013
(外国中篇小说经典)
ISBN 978-7-5321-4989-6

I. ①杀… II. ①诺… ②胡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比利时-
现代 IV. ①I564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156816 号

Amélie Nothomb
Hygiène de l'assassin

Copyright © Editions Albin Michel-Paris 1992
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©
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., Ltd. 2013
All rights reserved.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09-2013-408

总 策 划: 黄育海 陈 征
出版统筹: 陈 丰

策划编辑: 何家炜
责任编辑: 方 铁

封面设计: 董红红

杀手保健

〔比利时〕阿梅丽·诺冬 著
胡小跃 译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: 上海绍兴路 74 号

电子信箱: cslem@publicl.sta.net.cn

网址: www.slem.com

总 经 销 宁波市大港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89×1194 1/32 印张 6.25 字数 120,000

2013 年 9 月第 1 版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4989-6/I·3918 定价: 22.00 元

中篇小说的“合法性”

——“中经典”总序

毕飞宇

在中国的当代文学里，“中篇小说”的合法性毋庸置疑。依照长、中、短这样一个长度顺序，中篇小说就是介于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之间的一个小说体类。依照“不成文的规定”，十万字以上的小说叫长篇小说，三万字以内的小说叫短篇小说，在这样一个“不成文”的逻辑体系内，三万字至十万字的小説当然是中篇小说。

然而，一旦跳出中国的当代文学，“中篇小说”的身份却是可疑的。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常识告诉我们，尽管《阿Q正传》差不多可以看做中篇小说的发轫和模板，可是，《阿Q正传》在《晨报副刊》连载的时候，中国的现代文学尚未出现“中篇小说”这个概念。

如果我们愿意，跳出汉语的世界，“中篇小说”的身份就越发可疑了。在西语里，我们很难找到与“中篇小说”相对应的概念，英语里的 Long short story 勉强算一个，可是，顾名思义，Long short story 的着眼点依然是短篇，所谓的中篇小说，只不过比短篇小说长一些，是加长版的或

加强版的短篇。

那一次在柏林，我专门请教过一位德国的文学教师，他说，说起小说，拉丁语里的 *Novus* 这个单词无法回避，它的意思是“新鲜”的，“从未出现过”的事件、人物和事态发展，基于此，*Novus* 当然具备了“叙事”的性质。意大利语中的 *Novella*、德语里的 *Novelle* 和英语单词 *Novel* 都是从 *Novus* 那里挪移过来的。——如果我们粗暴一点，我们完全可以把那些单词统统翻译成“讲故事”。

德国教师的这番话让我恍然大悟：传统是重要的，在西方的文学传统面前，“中篇小说”这个概念的确可以省略。姚明两米一六，是个男人；我一米七四，也是男人，绝不是“中篇男人”。

现在的问题是，中国的小说家需要对西方的文学传统负责任么？不需要。这个回答既可以理直气壮，也可以心平气和。

我第一次接触“中篇小说”这个概念是在遥远的“伤痕文学”时期。“伤痕文学”，我们也可以叫做“叫屈文学”或“诉苦文学”，它是激愤的。它急于表达。因为有“伤痕”，有故事，这样的表达就一定比“呐喊”需要更多的时间和更大的篇幅。但是，它又容不得十年磨一剑。十年磨一剑，那实在太憋屈了。还有什么比“中篇小说”更适合“叫屈”与“诉苦”呢？没有了。

我们的“中篇小说”正是在“伤痕文学”中发育并茁壮起来的，是“伤痕文学”完善了“中篇小说”的实践美

学和批判美学，在今天，无论我们如何评判“伤痕文学”，它对“中篇小说”这个小说体类的贡献都不容抹杀。直白地说，“伤痕文学”让“中篇小说”成熟了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从寻根文学、先锋文学、新写实文学到晚生代文学那里读到中篇佳构的逻辑依据。中国的当代文学能达到现有的水准，中篇小说功不可没。事实永远胜于雄辩，新时期得到认可的中国作家们，除了极少数，差不多每个人都有拿得出手的好中篇。这样的文学场景放在其他国家真的不多见。——中国的文学月刊太多，大型的双月刊也多，它们需要。没有一个国家的中篇小说比中国新时期的中篇小说更繁荣、成气候，这句话我敢说。嗨，谁不敢说呢。

说中篇小说构成了中国当代小说的一个特色，这句话也不为过。

当然，我绝会说西方的中篇小说不行，这样大胆的话我可不敢说。虽然没有明确的“中篇”概念，他们的“长短篇”或“短长篇”却是佳作迭出的。我至今记得一九八三年的秋天：《老人与海》让我领略了别样的“小说”，它的节奏与语气和长篇不一样，和短篇也不一样。——铺张，却见好就收。

所以说，“合法性”无非就是这样一个东西：它始于“非法”，因为行为人有足够的创造性和尊严感，历史和传统只能让步，自然而然地，它“合法”了。

本书纯属虚构
如与现在或过去的某人相像，纯属偶然。

文豪活不了两个月了。消息传来，世界各国的记者都渴望与这位八十多岁的老人密谈一番。无疑，这位老人享有崇高的威望。看到《南甘谣言报》、《孟加拉观察家》（我们且列举几家）这样著名的日报都派密使追到这位法语小说家的床前，真让人不敢相信。就这样，塔施先生在去世前两个月对自己的知名度有了个概念。

他的秘书负责在申请者当中进行严格的挑选：他一笔勾销了所有外文报纸，因为这个垂死的老人只懂法语，而且不相信任何翻译；他拒绝有色记者，因为老人上了年纪，开始说些种族主义的话，而这些话与他深刻的见解格格不入——研究塔施的专家们对老人想惹事时说的那些话感到不知所措。最后，秘书彬彬有礼地打发走了电视台、妇女杂志、政治倾向太强的报纸，尤其是医学杂志。这些医学杂志想知道这位伟人是怎么得了这种如此罕见的癌症的。

塔施先生知道自己得了可怕的埃森韦韦普拉兹症后并无骄傲，这种病说得通俗一点叫做“软骨症”。十九世纪时，那个以他的名字给城市命名的学者，在卡宴的十来个苦役犯身上发现了这种病，那些苦役犯因杀人然后进行性暴力而被监禁。但此后这种病再也没有出现过。塔施把这种诊断当作是一种意外的荣耀：他身体肥胖，无毛无须，除了声音以外，活像个太监。他怕自己死于某种愚蠢的心

血管病。在拟墓志铭时，他还记得提及那个德国医生的伟大名字，多亏那位医生，他将体体面面地死去。

说真的，这个成天坐着不动的大胖子竟能一直活到八十三岁，让现代医学大惑不解。他胖成那个样子，几年前就承认再也走不动了。他对营养师的建议置之不理，放开肚子大吃。而且，他每天抽二十支哈瓦那雪茄，但他喝酒很有节制。很久以来就洁身了：他那颗几乎要被脂肪窒息的心脏运行良好。医生们找不到别的解释。他的长寿跟将要夺去他生命的那种综合症的来源一样，让人感到神秘。

要是这场即将来临的死亡作间接的报道，世界上随便哪家新闻机构都会挨骂。读者来信对此反应很大。根据现代新闻规律，被选中的记者越少，他们的报道便越让人期待。

传记作家已蠢蠢欲动，出版商也摩拳擦掌。当然，也有几个知识分子在寻思，这种惊人的成功会不会言过其实？塔施真的进行了革新？不会仅仅是对陌生作者的天才模仿？他们列举了几个圈外人听不懂的名字作依据，随后便深入地大谈起来。其实，他们自己也没读过这些作者的著作。

所有这些因素都使这个垂死者不同凡响。毫无疑问，那是一种成功。

这位写了二十二部小说的作者住在一栋普通建筑的底层。他需要一个没有楼梯的住所，因为他靠轮椅行动。他

独自生活，没有任何宠物。每天下午五点左右，一个十分勇敢的女护士来给他洗澡。他不能忍受别人替他买东西：他亲自去街区的杂货店买生活用品。他的秘书欧内斯特·格拉沃兰住在四楼，但尽量避免见他。格拉沃兰不时打电话给他。他开口总这样说：“对不起，亲爱的欧内斯特，我还没有死。”

然而，格拉沃兰老是对那些选中的记者重复说，老人有很多钱，他不是每年把收入的一半捐给一个慈善机构了吗？人们难道没有从他小说的某些人物身上发现这种秘密的慷慨吗？“当然，他使我们大家都感到害怕，我首当其冲。但我坚持认为这种具有攻击性的面具很典雅：他喜欢扮演一个残酷无情的大胖子，以掩饰溢于言表的同情心。”这番话并没有使那些专栏记者感到心安，况且，他们不想丢掉别人所羡慕的那种恐惧，那种恐惧使他们具有了一层战地记者的色彩。

作家濒死的消息是一月十日传出来的。十四日，第一个记者得以见到作家。他进入公寓，里面漆黑一团，过了好一会儿才看清坐在客厅正中扶手椅上的那个肥大的身影。那个八十多岁的老人只用阴沉的声音含糊不清地说了句“你好，先生”，想让他自在些，但这个不幸的人却显得更加紧张。

“幸会，塔施先生。非常荣幸。”

录音机开着，等待这位沉默的老人说话。

“对不起，塔施先生，我能开灯吗？我看不清您的脸。”

“现在是早上十点，先生。我在这个时候不开灯。而且，只要你的眼睛习惯了黑暗，你很快就能看清的。好好利用这段时间，听我的声音就行了。这是我最美的东西。”

“真的，您的声音很美。”

“是这样。”

沉默使这个闯入屋内的记者很尴尬，他在笔记本上记道：塔施严肃地沉默着。尽量避免说话。

“塔施先生，医生命令您住院，但遭到您的拒绝。全世界都赞赏您的这个决定。所以，第一个必须提的问题是：您感觉如何？”

“我的感觉和二十年前的感觉一样。”

“这就是说……”

“没什么感觉。”

“对什么没什么感觉？”

“对什么都没有什么感觉。”

“噢，我明白了。”

“我很佩服你。”

在病人无疑是中性的声音中，没有任何讽刺的意味。记者露出一丝苦笑，然后又问：

“塔施先生，跟您这样的人说话，我就不像我职业要求的那样拐弯抹角了。请允许我问问您，一位大作家知道自己就要死亡时是怎么想的？心情又如何？”

沉默。叹气。

“我不知道，先生。”

“您不知道？”

“假如我知道我在想什么，我想，我就不会成为作家了。”

“您的意思是说，您写作是为了最终知道自己在想什么？”

“可能是这样。我有些记不清了，我早就不写作了。”

“怎么会呢？您的最后一部小说出版还不到两年……”

“翻抽屉，先生。我的抽屉满得我死后十年中每年都可以出一部小说。”

“真是不可思议！您是什么时候停止写作的？”

“五十九岁的时候。”

“这么说，二十三年来，您的小说都是翻抽屉翻出的？”

“你计算得很准确。”

“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写作的？”

“很难说：我多次开始，又多次停止。第一次是在六岁的时候，我写了一些悲剧。”

“六岁的时候写悲剧？”

“是的，诗体悲剧。写得不怎么好。七岁时停止了。九岁的时候我又旧病复发，写了一些哀歌，也是诗体的。我看不起散文。”

“让人吃惊，因为您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散文家

之一。”

“十一岁的时候，我又停止了。一直到十八岁，没有再写过一行字。”

记者在笔记本上写道：塔施接受了恭维，没有生气。

“那十八岁的时候呢？”

“我重新开始写作。起初我写得很少，后来越写越多。二十三岁时，我达到了巡航速，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五十九岁。”

“您说的‘巡航速’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除了写作，什么都不做。我不停地写。除了吃饭、抽烟和睡觉，我没有任何活动。”

“您从来不出去？”

“除非迫不得已。”

“事实上，谁也不知道您在战争期间做了些什么。”

“我自己也不知道。”

“怎么才能让我相信您？”

“这是事实。从二十三岁到五十九岁，我的日子大同小异。对于这三十六年，我有一种漫长的回忆，清一色的，几乎分不清时代：我起床就写，写完就睡觉。”

“但您最终还是跟大家一样经受了战争。我想问一问，您是怎样填饱肚子的？”

记者知道自己接近了这个胖子一生中最主要的内容。

“啊，我想起那些年来我吃得很差。”

“您记得很清楚！”

“我没有为此而感到痛苦。当时，我很贪吃，但不讲究。我的香烟储备得很充足。”

“您是什么时候成为美食家的？”

“当我停止写作的时候。在这之前，我没有时间讲究美食。”

“您为什么停止写作？”

“五十九岁生日那天，我觉得自己完了。”

“为什么会这样想？”

“我不知道，这就像更年期来临一样。我扔下了我没有写完的小说。这很好：在成功的生涯中，应该有一部小说没有写完，这样才能让别人相信。否则，别人会把您当作三流作家。”

“所以，您三十六年不间断地写作，然后，朝夕之间，一行都不再写了？”

“是这样。”

“那么，接下去的二十四年您干什么？”

“我跟你说了，我成了美食家。”

“总是贪吃？”

“不如说总处于贪吃状态吧。”

“除此之外呢？”

“你知道，贪吃是需要时间的。除此之外，几乎什么都不干。我重新阅读古典作家的作品。啊，对了，我买了电视机。”

“怎么？您喜欢电视？您？”

“喜欢广告。仅仅是广告。我喜欢广告。”

“其他都不喜欢？”

“不喜欢，除了广告，我不喜欢电视。”

“太神奇了。这么说，您花了二十四年来吃东西和看电视？”

“不，也睡觉和抽烟。还读读书。”

“然而，人们总是谈起您。”

“这是我的秘书，那个出色的欧内斯特·格拉沃兰的错。他负责翻我的抽屉。是我的出版商在编我的传奇故事，还把医生一个个带到这儿来，希望能让我恢复工作状态。”

“徒劳。”

“万幸。他们太笨了，治不好我。因为，说到底，我的癌症并不是由食物引起的。”

“那是由什么引起的？”

“神秘的东西。反正不是食物。据埃森韦韦普拉兹说（这胖子津津有味地念着这个名字），一定是出生之前，遗传方面出了问题。所以，我有理由什么都吃。”

“您一出生就得了这病？”

“是的，先生，就像一个真正的悲剧英雄。希望大家再来跟我谈谈人类的自由。”

“尽管如此，您还是享受了八十三年缓刑期。”

“确实是缓刑。”

“在这八十三年当中，您是自由的，这您不会否认吧？”

比如说，您不能不写……”

“你这是指责我写作吗？”

“我不是这个意思。”

“啊，很抱歉，我会重新评价你的。”

“不管怎么说，您仍然不后悔自己写作过？”

“后悔？我无法后悔。吃块焦糖？”

“不，谢谢。”

这位小说家往嘴里塞了一块焦糖，咬得“咔咔”响。

“塔施先生，您害怕死吗？”

“毫不畏惧：死不应该是什大变化。相反，我害怕病痛。我弄了些吗啡，自己注射。使用什么东西，我不害怕。”

“您相信来世吗？”

“不相信。”

“那么，您相信一死百了？”

“已经被消灭的东西还怎么消灭？”

“这种回答很可怕。”

“这不是回答。”

“我明白了。”

“我真佩服您。”

“总之，我想说……（记者试图说出自己想说的话，假装被什么问题难住了，不知道怎么说）小说家是提问题的，而不是回答问题的。”

死一般的静寂。